

关东魂

高其昌
王大学 著



朱东魂

关东魂

高其昌
王大学 著



关 东 魂

高 其 昌
王 大 学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25印张 8插页 325,000字 印数: 1—7,2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6·231 定价: 2.20元

内 容 提 要

《关东魂》是一部描写东北抗日名将王凤阁将军的传奇小说。小说着力刻划了著名的抗日英雄王凤阁、王殿阳、杨靖宇等艺术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目 录

- 第一回 秋风突起九·一八事变 (1)
寒霜骤降沈阳城失守
- 第二回 胸怀壮烈王凤阁主战 (13)
寡廉鲜耻于芷山投敌
- 第三回 义勇救国红土崖聚义 (26)
抗日杀敌果松川建军
- 第四回 全国声援黄宇宙求将 (42)
众军拥戴唐聚伍挂帅
- 第五回 孤山不孤王凤阁布阵 (55)
弄巧非巧廖弼忱被擒
- 第六回 钟里藏身关帝庙显圣 (66)
丛中设伏驼腰岭鏖兵
- 第七回 休戚相关金东耳助战 (80)
为国宣劳高德隆建功
- 第八回 律不束己参谋长纳妾 (93)
唐总荒唐通化城失守
- 第九回 分道扬镳唐聚伍离队 (107)
战线统一杨靖宇访贤

第十回	中朝情深金日成宴客 乡里谊长石国才救孤	(121)
第十一回	英雄虎胆王凤阁探穴 足智多谋孟庆斌诱敌	(136)
第十二回	空堡对垒郭瞎子中弹 唇枪舌剑李海仁成仁	(153)
第十三回	风月情场苗特务毙命 助纣为虐季神甫被俘	(174)
第十四回	群僚内讧乃木女自尽 连环出保战宝山心惊	(190)
第十五回	肝胆相照高德隆易帜 丹心一片车桂芬灭亲	(209)
第十六回	讨伐挠头进藤部中计 激战果松铁板旅遭歼	(224)
第十七回	密探真情“一枝花”弄鬼 视察工事廖弼忱惊心	(241)
第十八回	晓月疑心东江春摆宴 凤阁用计海龙镇设局	(260)
第十九回	恶贯满盈郭瞎子暴死 钱迷心窍小财主丧生	(280)
第二十回	决战迁母浪头渡脱险 伐罪吊民白马浪除奸	(295)
第二十一回	教育惨案马青川遇难 擒贼捣矿王香云献技	(312)

第二十二回	滴台截膳义勇军会战 江边惩霸老百姓申冤	(330)
第二十三回	逐鹿雪原王凤阁狩猎 袭击江桥张荣久夺关	(346)
第二十四回	娘娘庙会四姨太还愿 玉皇山顶曹书媛出家	(361)
第二十五回	因果得报纪大作隐退 屈辱偷生夏林女完节	(378)
第二十六回	十八盘岭王殿阳摆阵 通化县城王凤阁用兵	(395)
第二十七回	含恨饮弹王子良遇害 阴谋得逞王润田入监	(409)
第二十八回	忠孝难全王殿阳殉国 豪爽侠义张荣久献身	(427)
第二十九回	卖国求荣董齐善叛变 血溅沃土王凤阁负伤	(440)
第三十回	心悸胆颤小月岭惊梦 山呼海啸柳条沟陨星	(460)
后 记		(480)

第一回 秋风突起九·一八事变 寒霜骤降沈阳城失守

在沈阳城大南门里，有一座福盛兴客栈。每年入秋，这家客栈的生意，便倍加兴隆。它要迎接东来南下的老客和西归北上的商旅，三层楼四十八个房间，通常都住得满满的。因为东边道的毛皮、参茸等山货都要经过沈阳到营口上船，或经奉山线铁路入关远销内地；苏杭锦缎、南洋花纱以及日用杂货也要经过这里进入山区，所以商贾来往不绝。可是，民国二十年的秋天，沈阳城有些萧条混乱，而这家客栈的生意也突然冷落了。

这一年时令反常，白露刚过，离霜降还有一个半月的节气，天就变了。秋风突起，云霭遮天，枯黄的落叶被寒风撕掠飘零，秋虫唧唧在墙角砖缝寻觅归宿。也许是因为乍冷的缘故吧，街上的行人一个个瑟缩着，匆匆而过，都象有什么沉重的心事。

福盛兴客栈的账房先生老张在唉声叹气，有些坐立不安。这天正是农历八月初七，他在楼下焦急地等待万泉饭庄的堂倌送来包饭。安排完楼上包房的老客吃完晚饭，好关门闭店。

时间掐得真准，柜台上的座钟刚敲过六下，饭庄的堂倌

就到了。账房先生接过食盒，打发小伙计先转去，回手从账房柜厨里取出瓶老龙口白酒，拎着上了楼。

二楼包房里住着一位东边道贩参的老客，带着女人和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他们已经到达十几天了，因为得知日本关东军调动频繁，营口不太平，未能南下。昨天在北市场一家货栈好歹将山货脱手，打算会会朋友，了解一下时局，再决定行止。

“王老板，太太，早饿了吧？请用饭！”账房先生把提盒放在一把椅子上，忙着摆台，又把那瓶酒递上来，搭讪着说：“今晚多喝一杯，祛祛寒气。”

“麻烦了，谢谢！”客人回答着，照例又给了他两张奉票：“拿去，给夫人，小姐买花戴！”这是账房先生的本事，一瓶酒，客人顶多用上二两，第二天他来送早点取提盒时，就把剩下的酒一起拿走了。

账房先生今晚有些心神不宁，对老客的诙谐顾不得回答，只说了声“谢谢！”磨身就走，刚出门又折回身，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王老板，饭后早点歇着，晚上别出去了，多留神！”

“噢，有什么事吗？”客人知道店家耳目多，消息灵通，忙问：“可有什么动静？”

“没什么……大天白日，我看见老鼠出来晒太阳。”账房手指窗外：“你看那小白楼的东洋人……”

那里灯火通明，欢歌笑语，好象在等待什么盛典，迎接节日的到来。

“可恶！真是欺人太甚。”客人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很熟悉：福盛兴客棧南距大帅府不远，东侧隔道就是那座小白楼。

这是钉在大帅府眼皮底下的一根钉子，凡是出入帅府的车马行人，必由楼下经过，从楼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日本人监视大帅府，搜集军政情报的据点。

老客听到账房先生的提示，心事重重。他喝了两小杯酒，胡乱吃了几个包子，让妻子张凤秀带着孩子先歇息，自己秉烛看起了随身带来的《三国演义》。

这位老客，中上等身材，方脸、大耳、浓眉、大眼、准鼻、阔口、嘴角深陷，上唇留着一排浅淡的胡须。四肢粗壮，膀阔、腰圆，他的后背象面板，墩实，魁梧，有一身武艺，练得了几手好拳脚，五、六个人近不得他身边。平常出门总好提着一根枣木小棍，据说是东边道鸭绿江巡守使兼五县联防司令高德隆所赠，他非常喜爱。由于使用年久，握磨得透红锃亮。这人生来不知天下有什么愁事，总是乐呵呵的，好逗个乐子，说起话来咯巴拉脆。

这位老客不是别人，乃是原张作霖东北军五十八团的上尉副官，后来的东边道抗日名将王凤阁。

王凤阁，字阿亭，一八九五年出生于长白山南麓佟佳江东岸的通化县杨柳树，乳名叫小榔头。父亲王林是位教书先生，排行老四，人称王四先生，于一九一九年病故。母亲姓毕，是通化县四道江人，识文断字、贤慧通达。王家在罗圈沟一带有些山林、田产，属于小康人家。母亲对王凤阁的管教很严，六岁就让他读私塾，民国初年迁居县城，进了通化县立两级小学，毕业后又进东门里高等讲习科。王凤阁自幼聪颖好学，数学出众，喜爱图画、音乐。当时通化县东门外有个张家床子，掌柜的会弹三弦、唱京戏、说大鼓书。王凤

阁常在课余时间找他教授，也能弹一手好琴，唱几口京戏。这是他的爱好。

王凤阁生于乱世。他出生的前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与他家乡一江之隔的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他五岁那年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曾到过通化一带。母亲经常给他讲些中华历史和义和团杀洋人的故事，渐渐在王凤阁幼稚的心灵里滋生了反帝爱国的萌孽。他从小就爱唱岳飞的《满江红》和《苏武牧羊》，稍大立志愿雪民族耻辱，振兴中华基业。

王凤阁为实践自己的夙愿，经过同学董连顺的引荐认识了董的父亲、五十八团团长董福亭，当了个副官。不久，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汤玉麟（汤二虎）所部五十八团，奉命进驻热河与直系军阀作战；过了两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一九二八年又爆发了张作霖对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混战……王凤阁本来是抱着军事治国，赶走列强的心愿投军的，可是自从他入伍以来，看到的却是骨肉同胞自相残杀，一仗也没有和侵略中国的外国洋人打。而帝国主义者却在各系军阀的背后当靠山，挑动内战，从中渔利。王凤阁见自己的志向无法实现，就解甲归田了。他想跑跑行商，积蓄一点本钱，筹办个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不曾想这条路也难以通达，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虽然促成了南北共和、东三省的统一，可是日本人还是不断闹事……最近，他听到了一些风声，因此这才特地来沈阳走动，洞察时局。

却说王凤阁灯下看《三国演义》忧心忡忡，替古人担起忧来。正读到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

休”，看得入神，不觉读出声来：

“失守街亭罪不轻，
堪嗟马谡枉谈兵。
辕门斩首严军法，
拭泪犹思先帝明。”

他想，马谡拒谏失街亭，固然当斩，可是孔明却忘了先帝的遗嘱“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此可谓诸葛之过也。

王凤阁好象看到了孔明大哭不已的深悔之状。心想，这是何苦？痛悔又有何用，谁叫他不听先帝之言了呢？还是快施计赚曹休吧。就在这时猛听到突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声若炸雷，震颤了大地，整个楼房也随之颤动了起来。紧接着响起了“哒哒哒，哒哒哒”清脆的机枪声。

“凤阁，凤阁！”睡梦中的张凤秀被震醒了，惊骇地叫着，跳下地来：“炮声！你听，是炮声，还有枪声！”

王凤阁顾不及妻子说了些什么，打开飞马牌怀表一看，正是午夜十点二十分钟。这就是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二十二点二十分。

枪声更紧了，炮声不断。王凤阁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展眼望去，只见小白楼的阳台上站着两个人，在那里指手划脚地说些什么。刹那间，从那里打出两颗信号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落在大帅府的院子里，片刻枪声大作，炮弹在大帅府的院心、门前炸开了，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照亮了沈阳城。

“是军事演习吗？”张凤秀早把孩子抱在怀里，并已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收拾妥当，象似自问自答地说：“我看不象！”

“天作有雨，人作有祸，阴沉了多日，果真变天了！”王凤阁一直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是日本人动手了！”张凤秀也终于明白了。

“除了那帮强盗，还能有谁！妈拉个巴子，外国人在中国驻兵！老子要有权，早把这些东洋鬼子撵回老家了！”王凤阁提起皮包，“下楼，咱们也瞧个热闹！”

“王老板，快闭灯！”随着话音，噔噔噔一阵楼梯响，账房老张气喘嘘嘘地跑上楼来催促，忙不迭地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了，小心飞机轰炸！”

“哪来的消息？”王凤阁镇静地问，随他一块下了楼。

“公安二分局打电话通知的。还让各家关门闭户，不要上街，免得冲突扩大。”账房先生吓得浑身打颤。

“好一个关门闭户！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也没避免得了帝国主义的强盗破门而入！唉！当局腐败，国弱无能，百姓遭此涂炭！”王凤阁心中十分愤慨，见楼下聚集着一些旅客，个个惶惑不安，六神无主的样子，便安定大家说：“各位安静，且请放心，我看北大营他们是攻不陷的，王以哲旅长也不是白给的！”

这时，从城北又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巨响，枪炮声响成一片。王凤阁听了一会惊喜地叫道：“北大营！北大营！你听是北大营还击了！”王凤阁知道据守北大营的第七旅王以哲旅长和赵镇藩参谋长，素有反日爱国之志，决不会容忍日寇横行。

“怎么，还击了，能打过人家？”账房先生听到这话很惊

讶：“古语说‘忍为高，和为贵，’叫我说，这事可不能图一时痛快，若是惹恼了日本人，就难收场了，我看还是忍耐一时吧！”

“一身奴才气！忍？我们中国人就是忍让得太多了！再忍，日本人就得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了！”王凤阁心中正憋着火气，不得不点了他一句。

“好汉不打坐汉，我们又没招惹他们，他能不讲理吗？他打你右脸，咱把左腮也伸给他，他打累了，也就不打了。唉，我看……”账房先生还想按照他的处世哲学讲下去……连张凤秀都给惹火了，尖苛地顶了他一句：

“我看照你这么说，中国人只有服服贴贴地当亡国奴了！”

人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外面又传来了三路枪声，王凤阁听了一会儿，觉得一路好象是从南市场，经过第一、二公安分局往北；一路是从北市警察所、邮电局向东；一路可能是在大小西边门第四公安分局、宪兵司令部、电话局、无线电台那一带。枪声响得很激烈。

听到阵阵枪声，账房先生显得急躁起来，可能他是想起了一家老小的安全吧，竟忘记了闭门不出的警告。他急忙站起身，一手撩起大衫，推开门就往外走，刚下台阶，“突突突”一排子弹从小白楼的阳台上射过来。只听“啊！”了一声，账房老张伸开两臂倒在血泊里。王凤阁大吃一惊，连忙跨出一步把账房拖进屋来，张凤秀和几个旅客也赶忙围过来，只见账房先生的前胸中了三弹，伤口还在汩汩流血。

账房先生，是一个刚到四十岁的人，很机警，他痛恨日本侵略者，随时都在留心他们的动向；可他又害怕日本人，所以主张忍让。可怜这位主张“好汉不打坐汉”的人，手无

缚鸡之力的好人，就这样死去了。一个善良的弱者的鲜血无辜地洒在阶前……

枪声响了一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烟雾弥漫，枪声零落，九月十九日的早晨来得格外迟，又降下一场早霜，沈阳街头萧条冷清，寒气袭人。

王凤阁却显得分外镇定。他象往常一样，回到房间，洗漱完毕，特意换上一件藏青色礼服呢夹袍，戴上礼帽，准备到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卫队营，找他的同学王子良打探情况。

妻子张凤秀看到丈夫要出去，很为他担心，忙说：“要出去，咱们一起走！”

王凤阁想拦阻她，又怕拦不住，就说：“那孩子呢？”

“我抱着。有什么风险我们三个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她见王凤阁不应允，想了一下又说：“带上孩子象走亲戚的样子，免得别人生疑。”

王凤阁知道妻子张凤秀的脾气，又觉得她的话有道理，只好点头答应。

张凤秀把孩子淑蓓放在床上，在绣花淡蓝色夹旗袍外，罩了一件紫红色大绒上衣外套，对着镜子梳理披肩长发。这年，她二十二岁，长得身材纤细，腰身优美，脸庞象一颗尖朝下的鲜桃，细弯眉，杏核眼，左腮上有个单酒坑，一脸笑面。她原籍也是通化县人，后来到四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当了体育教员。每逢运动会时，她都是田径赛的发令员，能双手开发令枪。两年前，王凤阁去四平经商与她相识，两人情投意合，缕结同心。

王凤阁长她十四岁，年庚三十六。他看妻子已经打扮妥

当，看她那豪爽的性格，觉得以后一定是自己的好帮手，抢先抱起孩子同她一起下楼走出客栈。

天空阴沉，街道死寂。偶尔有一、两辆人力车驶过，向皇姑屯车站飞奔，那大概是南方商贾唯恐火车不通，滞留东北而争相逃命；商号关闭，居民闭户，偶尔小胡同里有一二个人探头窥视街口，又急忙缩回头去，很怕不知何时灾难就会降临头上。

王凤阁和张凤秀着装整洁，挺胸阔步从小白楼门前走过。他们看到牵着小巴狗的日本娘们儿正在花圃草坪上漫步，好不惬意；那阳台上有一对狗男女正在翻洋话纵情说笑，那声音就象昨夜射过来的枪弹，那样令人憎恶。门前垒起了沙袋，有两个关东军伏在那里，枪口对着大帅府。王凤阁看到这一切不由怒火烧胸，他和夫人很想快步走过去……

两个持枪的日本兵挡住了去路，通往长官公署的路被封锁了。他们只得含忿退回。

他们回到旅店，王子良却坐在客栈账房等待他们。王凤阁见他穿了一身便服，心里凉了半截。他们来到楼上，还不待坐稳，王凤阁便急切地问：“情况怎么样？”

“沈阳城全丢了！日本兵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不宣而战。南京当局下了死命令，不许抵抗……哎！我是来辞行的，辽宁省公署西迁锦州……”，王子良十分痛楚，说不下去了。

王凤阁从他的口中得知：昨晚日本关东军于十点二十分在柳条湖制造了爆炸铁路事件，以此为借口先占了火药库，十一点三十分又在日本站大和旅馆指挥炮兵向北大营开炮，紧接着从西、南、北三面包围营垣，情况万分紧急。当时王以哲旅长不在营中，参谋长赵镇藩不顾蒋介石不抵抗的电令，